

“813”案件

群众出版社

侠盗亚森·罗平系列

任

“813”案件

〔法〕莫里斯·勒布朗著

全康康 何 煦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 8 1 3 》

MAURICE LEBLANC 著

版式设计：王铁珊

“813”案件

〔法〕莫里斯·勒布朗著 全康康 何煦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93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1027-5/I·362 定价：8.40元

印数：0001—4000册

目 录

第一部分 亚森·罗平的双重生活

第一章	凶杀	(3)
第二章	勒诺尔芒先生开始行动	(51)
第三章	赛尔宁亲王着手工作	(70)
第四章	勒诺尔芒先生着手工作	(110)
第五章	勒诺尔芒先生葬身河底	(132)
第六章	帕尔比里一里贝拉—阿尔滕海姆	(157)
第七章	橄榄绿色男礼服	(188)

第二部分 亚森·罗平的三桩凶杀案

第一章	“桑代大厦”	(217)
第二章	近代史上的一页	(248)
第三章	罗平的神机妙算	(264)
第四章	查理大帝	(281)
第五章	皇上的信件	(299)
第六章	七个强盗	(330)
第七章	黑衣人	(356)
第八章	欧洲的地图	(380)
第九章	女杀人犯	(404)
结 局	自杀	(429)

第一部分

亚森·罗平的双重生活

第一章

凶 杀

凯塞巴赫先生在客厅门口突然停住，拉着秘书的胳膊，不安地低声说：

“夏普曼，又有人进来过。”

“哦，先生，”秘书表示异议，“刚才是您亲自打开会客室的门，而且，我们在饭店用午餐时，钥匙一直在您的口袋里。”

“夏普曼，又有人进来过，”凯塞巴赫先生重复说道。

他指了指壁炉上的一只旅行袋。

“瞧，这就是证据。这只旅行袋以前是关着的，现在却打开了。”

夏普曼反驳道：

“先生，您是否肯定把它关上了？另外，我觉得袋子里只装着一些没有真正价值的小玩意儿，一些漱洗用品……”

“里面只装着这些东西，因为我出门之前为以防万一已将皮夹子取了出来……否则……不，我对您说，夏普曼，我

们吃午饭时，有人进来过。”

墙上装着一部电话机。他拿起听筒。

“喂！……我是凯塞巴赫先生……是415套间的……是的……小姐，请接警察局……保安处……您不需要电话号码，是吗？好……谢谢……我等着。”

一分钟后，他又说道：

“喂，喂，我想同保安处长勒诺尔芒先生讲几句话。我是凯塞巴赫先生……喂？是的，保安处长知道是什么事。是他同意我给他打电话的……啊！他不在……请问您是哪位？便衣警察古雷尔先生……古雷尔先生，我觉得昨天我和勒诺尔芒先生谈话时您好象也在场……那么，先生，今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有人进入过我住的套间。如果您现在就来，您也许可以根据一些迹象发现……过一小时，还是两小时？很好。您只需请人领您到415套间。再一次谢谢您！”

鲁道夫·凯塞巴赫人称钻石大王，绰号是开普敦之主，是位拥有几百万家产（估计有一亿多）的富翁，这次路经巴黎，住在帕拉斯大旅馆五楼的415套间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这个套间有三个房间，右边两间分别是客厅和主卧室，窗临大街，面积较大；左边一间归秘书夏普曼使用，窗户朝着汝代街。

位于这个房间后面的五个房间是为凯塞巴赫夫人预定的。她目前在蒙特卡洛，一旦接到丈夫的通知，就立即启程与丈夫相会。

鲁道夫·凯塞巴赫神态忧虑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足足有几分钟的时间。他身材颇长，脸色红润，还很年轻，金丝边眼镜后一双温柔迷惘的蓝眼睛流露出一种温和羞怯的神

情，这同他四方的前额和棱角分明的下颚所表现出的刚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他走到窗前：窗关着。另外，外人怎么能由此进入房间呢？窗外有一个阳台环绕着这套客房，阳台的右侧同任何建筑物相连，左侧有一堵石墙，把它同面对汝代街的阳台隔开。

他走到自己的卧室：卧室没有门与隔壁的那些房间相通。他走到秘书的房间：通到为凯塞巴赫夫人预定的那套房间的门也关着，而且插着门闩。

“我真是莫名其妙，夏普曼，我已经在这里多次发现这种……这种怪事，您也会承认这点的。昨天，我的手杖被人动过了……前天，肯定有人动过我的文件……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可能，先生，”夏普曼大声说道。他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平静的脸上没有露出丝毫不安。“您是在猜测，事情就是这样……您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凭一些印象……另外，要进入这个套间，只有通过会客室。而您又在到达这儿的当天，请人特制了一把钥匙，只有您的仆人爱德华有钥匙的复制品。您信任他吗？”

“那当然！……他侍候我已有十年了……但爱德华是和我们同时吃午饭的，这是个疏忽。以后，他要等我们回来后，再下楼。”

夏普曼微微耸了耸肩。显然，开普敦之主正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变得有些古怪。旅馆里会有什么危险呢？况且，身上或身边也没有任何贵重物品或巨款。

他们听见前厅开门的声音，原来是爱德华。

凯塞巴赫先生叫他过来。

“爱德华，您穿着号衣吗？啊！好的！今天我没有客人，爱德华……噢，有一个，是古雷尔先生。他来之前，您就待在前厅里，看好门。夏普曼先生和我有重要的工作要做。”

重要的工作持续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凯塞巴赫先生处理自己的信件，他拆阅了三四封信，指出了必须回的信。突然，拿着笔等在一边的夏普曼先生发现凯塞巴赫先生不是在考虑自己的信件，而是在想着其它的事情。

他手里拿着一枚象钓鱼钩那样顶端弯曲的黑色饰针，并仔细地端详着。

“夏普曼，”他说，“您看看，这是我在桌上发现的。这枚顶端弯曲的饰针显然可以说明某个问题。这就是证明，一个物证。您再也不能认为外人没有进入过这个客厅了，因为这枚饰针是不会自己跑到这儿来的。”

“当然不会，”秘书回答说，“是我把它放到桌上的。”

“怎么？”

“是这样的，这枚饰针原是把我的领带和衬衫领别在一起的。昨天晚上您看报时，我把它取了下来，无意中弄弯了。”

凯塞巴赫先生站了起来，心里非常恼火。他走了几步后停下来，说：

“您大概在取笑我，夏普曼……您是对的……我对此并不怀疑，自从我最后一次开普敦之行以来，我有点……古怪。这是因为……您不知道在我的生活里有了新的东西……一个绝妙的计划……一件大事……我只是在模糊的将来看到它，然而它已初具轮廓……这将是宏图大业……啊！夏普曼，您是不可能想象到的。金钱，我毫不在乎，我有钱……我有

许多钱……但这件事胜过钱，这是权势，是实力，是威望。如果现实符合我的预感，我就不光是开普敦之主，而且也是其它一些王国的主人……奥格斯堡锅匠的儿子鲁道夫·凯塞巴赫将同许多迄今仍看不起他的人平起平坐……甚至能超过他们，夏普曼，他一定会超过他们，请您相信……如果万一……”

他中断了话语，看了看夏普曼，似乎对自己刚才说得太多感到后悔，然而，他还是在激情的驱使下总结道：

“夏普曼，您会理解我担忧的原因……在这个头脑里，有一种价值连城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可能已被人猜到……所以有人在暗中监视着我……我对此确信不疑……”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夏普曼说。

“这会不会是……”凯塞巴赫先生低声地说。

他拿起电话听筒。

“喂？……是哪一位？上校？……啊！是的，是我……有新情况？……好极了……那么我等着您……您和您手下的人一起来？好极了……喂！不，不会有人打扰我们……我会下达必要的命令……难道有这么严重？……我再向您说一遍，命令将是明确的……我的秘书和仆人会守着房门，任何人都无法进来。您是认识路的，对吗？因此，请您一分钟也别耽搁。”

他挂上电话，立即说道：

“夏普曼，有两位先生马上要来……是的，两位先生……叫爱德华带他们进来……”

“但是……便衣警察……古雷尔先生……”

“他稍晚些来……一小时之后……再说，他们会碰见

的。您去告诉爱德华，让他立刻去办公室执行我的命令。除上校和他的同事这两位先生，以及古雷尔先生外……我在那里不接见其他任何人。要记下来客的姓名。”

夏普曼执行了这个命令。当他回来时，发现凯塞巴赫先生手里拿着一只信封，或确切地说，是一只用摩洛哥皮制成的黑色小袋。从外表上看，皮袋无疑是空的。他似乎在犹豫不决，不知该把皮袋放到何处：是把它放进口袋还是放到别处？

最后，他走到壁炉跟前，把这只皮袋扔进了自己的旅行袋。

“咱们把信件处理完吧，夏普曼。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凯塞巴赫夫人的来信！您怎么没对我讲起过这封信，夏普曼？您难道没有认出笔迹？”他毫不掩饰自己在触及和欣赏这封信时所感到的激动心情，他的妻子曾拿过这封信，并在其中写下一些秘密的想法。他闻了闻信的芳香，拆开信低声慢慢地唸了起来，夏普曼听到其中的片言只语：

“有点累……我不离开房间……我感到无聊……我什么时候才能和您重逢？您的电报将受到欢迎……”

“夏普曼，您上午打过电报了吗？这样的话，凯塞巴赫夫人将在明天星期三到达这里。”

他十分高兴，仿佛突然卸掉了沉重的负担，摆脱了所有的不安。他满意地搓了搓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犹如一个确信能够成功的强者，一个手握幸福，有能力自卫的幸运者。

“有人按门铃，夏普曼。有人在前厅按铃，您去看看。”但在这时，爱德华走了进来，并说：

“有两位先生要求见您，是两个……”

“我知道。他们在会客室吗？”

“是的，先生。”

“您把会客室的门关上，别再打开，除非是保安警察队长古雷尔先生。夏普曼，您去对这两位先生说，我想先跟上校单独谈谈。”

爱德华和夏普曼走了出去，带上了客厅的门。鲁道夫·凯塞巴赫走到窗前，将前额贴在玻璃窗上。

外面，在他正前方的街上，马车和汽车在安全岛的两条线标志出的平行车道上行驶。春天明媚的阳光使铜器和漆器的表面闪闪发光。树上吐出了点点绿叶，在栗树上也已开始绽出片片嫩叶。

“夏普曼在搞什么鬼名堂，”凯塞巴赫低声说道……“他谈了这么多时间！……”

他从桌上拿了一支烟，点着后吸了几口，这时，他不由轻轻地叫了一声：在他身边站着一个陌生的男子。

他后退了一步。

“您是谁？”

这个男子衣冠楚楚，风度翩翩，黑头发，黑胡子，目光严峻。他冷笑地说：

“我是谁？是上校……”

“不，不对，我这样称呼的人，在给我写信时用这个化名署名的人……并不是您。”

“是的，是的……另一个人只是……不过，亲爱的先生，您要知道，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就是……我。而且我可以向您起誓，我就是上校。”

“那末，先生，您贵姓？”

“在接到新的命令之前……是上校。”

凯塞巴赫先生越来越感到害怕。这个人究竟是谁？想对他干什么？

他喊道：

“夏普曼！”

“叫人是多么奇怪的念头！有我陪着您难道还不够吗？”

“夏普曼！”凯塞巴赫再一次喊道，“夏普曼！爱德华！”

“夏普曼！爱德华！”陌生人也接着喊道，“你们在干什么，我的朋友们？有人在叫你们哪。”

“先生，我请您，我命令您让我走。”

“但是，亲爱的先生，谁阻止您走了？”

他彬彬有礼地让开了。凯塞巴赫先生朝门口走去，把门打开，又突然向后跳开：一个持手枪的人站在门口。

他结结巴巴地说：

“爱德华……夏普……”

他没有把话说完，就已经发现他的秘书和仆人嘴里塞着东西，被捆绑着，并排躺在会客室的一个角落里。

凯塞巴赫先生尽管生性多虑，容易激动，仍不失为一个勇敢的人。此刻他明显地感到危险的存在，他非但没有气馁，反而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

他装出一副惊恐万状的样子，慢慢地向壁炉退去，将背靠在墙上。他的手指在寻找电铃按钮，接着久久地揪住它。

“还有什么？”陌生人问。

凯塞巴赫先生没有回答，继续按着按钮。

“还有什么？您揪电铃，是想叫人来，把整个旅馆都搞

得沸沸扬扬的？……不过，可怜先生，转过身去您就会看到电线已被割断了。”

凯塞巴赫先生迅速转过身去，仿佛是想核实一下，但他却以极快的动作拿起了旅行袋，伸手取出一支手枪，对准那男人开了一枪。

“天哪！”那男人说，“您的手枪里难道装的是空气和沉默？”

凯塞巴赫又一次扣动扳机，接着是第三次，但没有听到任何枪声。

“再开三枪，开普敦之王。身中六弹，我才会感到满意。怎么！您不想打了？真可惜……打靶可是个好兆头。”

他拿住一把椅子的椅背，把椅子转了个身，跨坐在上面，然后指着一把扶手椅，对凯塞巴赫先生说：

“请坐，亲爱的先生，别客气，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抽烟吗？我不抽纸烟，我喜欢雪茄。”

桌上放着一盒雪茄。他挑了一支精制栗色雪茄，点着火，俯身说道：

“我感谢您，这雪茄味道不错。现在咱们来谈谈，愿意吗？”

鲁道夫·凯塞巴赫惊愕地听着。这个怪人是谁？看到此人脸色温和，善于辞令，他渐渐放下了心，并开始相信这一局面无须使用暴力和粗暴的言语就可收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钱包，把它打开，从中取出一沓数量可观的钞票，问道：

“要多少？”

陌生人惊奇地望着他，仿佛感到大惑不解。过了一会

儿，他叫道：

“马尔科！”

持手枪的男子走了过来。

“马尔科，这位先生很客气，想把这几张纸送给你的女朋友。收下吧，马尔科。”

马尔科右手持枪对准凯塞巴赫，他伸出左手，接过钱就退了出去。

“这个问题按照您的意愿解决了，”陌生人说，“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我此行的目的。我一定说得简单扼要。我要两样东西。一样是您通常随身携带的那只用摩洛哥皮制成的黑色小袋，另一样是那只昨天还在旅行袋里的乌木首饰盒。我们是奉命行事。摩洛哥皮制小袋呢？”

“烧了。”

陌生人皱了皱眉。他似乎看到了古老的年代，那时可以采取断然措施使那些不想开口的人说话。

“就算如此。我们会搞清的。那么乌木首饰盒呢？”

“烧了。”

“啊！”他吼叫道，“您这是在讽刺我，正直的先生。”

陌生人无情地扭转凯塞巴赫的胳膊。

“昨天，鲁道夫·凯塞巴赫，昨天您曾去过位于意大利大街上的里昂信贷银行，大衣里藏着一个小包。您租了一只保险箱……确切地说，箱号是16，栏号是9。您签名付钱之后，就到地下室去，上来时，您的包就不见了。对吗？”

“完全正确”。

“因此，首饰盒和小皮袋是在里昂信贷银行。”

“不是。”

“请您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我。”

“不。”

“马尔科！”

马尔科跑了过来。

“干吧，马尔科。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

鲁道夫·凯塞巴赫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绳索捆住，只要稍加挣扎，绳子就嵌进肉里。

他的上身被绑在扶手椅上，双臂反扣在身后，两腿则被细绳捆住，活象一具木乃伊的双腿。

“搜，马尔科。”

马尔科搜了起来。两分钟后，他把一个刻有16和9两个数字的镀镍小钥匙交给了自己的首领。

“好极了。没有摩洛哥皮制小袋吗？”

“没有，头儿。”

“皮袋在保险箱里。凯塞巴赫先生，请您把密码告诉我。”

“不讲。”

“您不说？”

“是的。”

“马尔科？”

“头儿，有何吩咐？”

“把你的枪口顶着这位先生的太阳穴。”

“是。”

“扣住扳机。”

“好了。”

“喂，老凯塞巴赫，您究竟说不说？”